

中国教育国际竞争力指数（2020）

长江教育研究院、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 黄艳 周洪宇

一、中国教育国际竞争力指数（2020）的简介

新时代是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党的“十九大”做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论断。我国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之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都要体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教育也必须适应新变化、新要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为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描绘了蓝图，为迈向教育发展新征程指明了方向。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升我国综合国力，提升国际竞争力，教育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既是其重要内容，又是其重要保障。根据 2019 中国教育与科技统计数据表明，我国的教育国际竞争力与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比较还有一定的差距，有待全面提升。

1.1 教育国际竞争力与中国教育国际竞争力

教育国际竞争力是一个国家的教育综合发展水平和实力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表现出来的可持续的比较优势。探讨新时代建设教育强国的发展道路，需要利用最新的国际教育统计数据准确判断中国教育国际竞争力在全球的位置，全面评价中国教育国际竞争力的新变化。在此基础上，再明确回答中国教育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科学预测未来哪些教育领域将引领竞争力持续发展，哪些教育领域需要进一步改善，在中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教育领域哪些国家将成为主要的竞争对手。研究这些问题对加快中国的教育现代化和建设教育强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2 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1）文献回顾

教育竞争力研究起源于国家竞争力研究。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先后建立了研究机构专门研究和评价国家竞争力的现状与发展。作为最具影响力的国家竞争力研究机构，世界经济论坛（WEF）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每年发布研究报告对全球主要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进行评估，其中，教育相关的指标都占有较高比例。刘易斯、索洛、佛罗里达、狄昂照、金碚等学者也强调了教育在国家竞争力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贡献。最具代表性的是迈克尔·波特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他认为高等专业化教育、教育服务、高水平人力资源开发等要素是保持国家竞争优势的高级要素。

教育竞争力研究作为对国家竞争力研究的延伸,逐渐从国家竞争力的研究中分化出来,形成了独立的研究体系和研究成果。20世纪80年代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建构了国家间教育竞争力比较研究的基础数据库,世界银行(WB)发布了教育发展指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了年度《教育概览》评价各国教育的发展状况。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发布了《中国教育竞争力报告》。孙敬水、薛海平、王素、高书国等学者均通过建构教育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教育竞争力水平进行了量化研究。

(2) 理论基础

1967年美国著名教育评价学者斯塔弗尔比姆(Stufflebeam,D.L.)提出了CIPP模型,并将“评价最重要的目的不是证明,而是改进”的基本观点引入现代教育评价领域。CIPP模型由背景评价(Context Evaluation)、输入评价(Input Evaluation)、过程评价(Process Evaluation)和成果评价(Product Evaluation)4个部分组成,主要应用于教育教学质量评价和人才培养质量评价等领域。该模型核心理念是“评价在引发变革的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能有效推进整个流程的完善”。伴随CIPP模型“以评价促改变”理念的传播和社会的广泛认同,其应用范围也逐步扩展到了研究项目的评估及精准扶贫等领域。但目前尚未有学者将CIPP理论应用于教育竞争力评价领域。

本研究基于两点原因引入CIPP模型作为构建教育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框架:一方面,已有研究引入CIPP模型开展高等教育发展质量与创新创业教育质量的评价研究,该模型表现出较高的合理性和实用性;另一方面,从背景、输入、过程和成果4个方面评价教育竞争力水平,能够涵盖教育竞争力的全角度,有助于通过评价发现问题,促进改善。

1.3 基于CIPP模型的教育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评价指标的选择是影响教育竞争力评价的关键。在现有教育竞争力评价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和建设教育强国国家战略提出的新目标和新要求,本研究将教育资源竞争力评价(背景评价)、教育投入竞争力评价(输入评价)、教育规模与公平竞争力评价(过程评价)及教育效率与产出竞争力评价(成果评价)作为一级指标,邀请32位从事教育竞争力研究的专家,采用Delphi法确定了教育竞争力评价的二级指标。此外,本研究也充分考虑了教育竞争力国际比较评价指标的优化和评价数据搜集的难度。

(1) 教育资源竞争力评价指标的选取——背景评价

背景评价是通过评价教育过程所占用、使用和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的状

况考量教育竞争力的发展水平。中国教育资源竞争力评价由生师比、教师入职率、接受过培训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比例、中青年教师占教师总数的比例、公共教育班级规模、基础性学科教学时数占非高等教育总时数的比例和校园网络建设 7 项指标共同构成。

生师比作为描述指标通过儿童早期教育及护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 4 个阶段的生师比和职业教育生师比进行考量；教师入职率通过儿童早期教育及护理、初等教育、初中教育和高中教育 4 个阶段的教师入职率进行测度；接受过培训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比例通过儿童早期教育及护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 4 个阶段分别接受过培训的教师占比来衡量；中青年教师占教师总数的比例通过 30-49 岁分别具备初等教育水平、初中教育水平、高中教育水平的中青年教师占比与 30-49 岁具备中等教育水平的男性青年教师占比进行测度；公共教育班级规模通过初等教育、初中教育和高中教育班级规模来测度；基础性学科教学时数占非高等教育总时数的比例通过非高等教育每年总教学时数、数学教学时数占比、自然科学教学时数占比、阅读写作与文学教学时数占比、第二语言教学时数占比来测度；校园网络建设通过学校网络接入度指标进行测度。

(2) 教育投入竞争力评价指标的选取——输入评价

教育投入是一个国家投入到教育部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总和，是一国教育系统维持运转的必要条件。教育的发展历经长期的积累，教育投入的作用和效果主要通过推动教育系统的运转，由教育产出对教育竞争力产生间接的影响。教育投入竞争力评价由公共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例、生均公共教育支出占人均 GDP 的比例、公共教育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例、教师的法定工资水平、学校校长（负责人）的法定工资水平 5 项指标共同构成。

公共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例通过儿童早期教育及护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 4 个阶段的支出占比来测度；生均公共教育支出占人均 GDP 的比例通过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 3 个阶段的支出占比来测度；公共教育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例通过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及积极劳动力市场计划培训（Active Labor Market Programmes, ALMPs）4 个阶段的支出占比来测度；教师的法定工资水平通过儿童早期教育及护理、初等教育、初中教育及高中教育 4 个阶段的教师工资来测度；学校校长（负责人）的法定工资水平由儿童早期教育及护理、初等教育、初中教育及高中教育 4 个阶段的校长工资来测度。

(3) 教育规模与公平竞争力评价指标的选取——过程评价

本研究通过测度教育规模及教育公平性进行教育竞争力的过程评价。教育规模是

一国教育机构拥有的人、财、物数量的总和，教育公平是一国对教育资源进行配置过程中所依据的合理性的规范或原则。考虑教育规模及其公平性的特征及数据搜集的便利，教育规模与公平竞争力评价由公共教育入学率、成年受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以及教育起点公平度、教育过程公平度、教育结果公平度和性别公平度 6 项指标共同构成。公共教育入学率由儿童早期教育及护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净入学率以及高等教育国际学生入学率进行测度；成年受教育人口的比例由 25-64 岁人口中接受过的最高教育水平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以及 15-29 岁人口文盲率进行测度；教育起点公平度由公共教育入学公平度、父母未接受过高中教育的 25-64 岁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父母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本科新生与父母至少一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率进行测度；教育过程公平度由初等教育教师每年法定教学时数、公立初等教育机构生师比与私立机构的比率及其班级平均人数的比率、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生均学费与私立机构的比率进行测度；教育结果公平度由公共教育毕业公平度、25-64 岁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就业率与中等教育的比率、高等教育回报率与中等教育的比率、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与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收入差距进行测度；性别公平度由中小学毛入学率性别平等指数（Gender Parity Index, GPI）、小学适龄失学儿童中女性与男性的比率、高等教育中女性学者占比、25-64 岁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教育回报率与男性教育回报率的比率以及接受过高等教育女性的实际工资与男性实际工资的比率来测度。

（4）教育效率与产出竞争力评价指标的选取——结果评价

结果评价是对教育效率与教育产出进行的综合评价。教育产出是由教育部门提供各种有价值的服务的数量及其质量。教育效率是教育对于个人发展和国家发展的贡献率。教育效率与产出竞争力评价由公共教育完成率、教师任务和责任完成率、教育行政组织参与决策的程度、雇员受教育程度与职业需求匹配度、学校教育与管理质量、成年受教育人口就业率、高等教育收益率、成年受教育人口环境意识 8 项指标构成。

公共教育完成率通过初等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完成率来测度；教师任务和责任完成率由教学任务、批改学生作业任务、与家长或监护人交流合作任务、参与课外活动、参与学生辅导工作、参与学校管理工作以及参与专业发展活动的完成率进行测度；教育行政组织参与决策的程度通过参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决策的程度进行测度；雇员受教育程度与职业需求匹配度由雇员受教育程度为国际教育标准分类（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 ISCED）3 级及以下、4 级、5 级及以上的匹配度来测度；学校教育与管理质量通过初等教育质量、数学与自然科学教学、阅读写作与文学教学以及学校管理质量进行测度；成年受教育

人口就业率通过 18-24 岁初等教育水平人口就业率、25-34 岁中等教育水平人口就业率、25-64 岁高等教育水平人口就业率及 18-24 岁尼特族（Neither Employed or in Education or Training, NEETs）人口比例来测度；高等教育收益率通过高等教育社会与个人收益率来测度；成年受教育人口环境意识通过 25-64 岁中等教育水平和高等教育水平人口中支持环境保护的人口比例来测度。

为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本研究进一步邀请了从事教育管理与教育竞争力研究的 26 位专家组成专家咨询委员会，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和 YAAHP 软件确定了各项指标的权重。经 YAAHP 软件进行矩阵一致性检验，发现所有判断矩阵的一致性均 <0.1 ，可以接受。教育竞争力评价指标权重系数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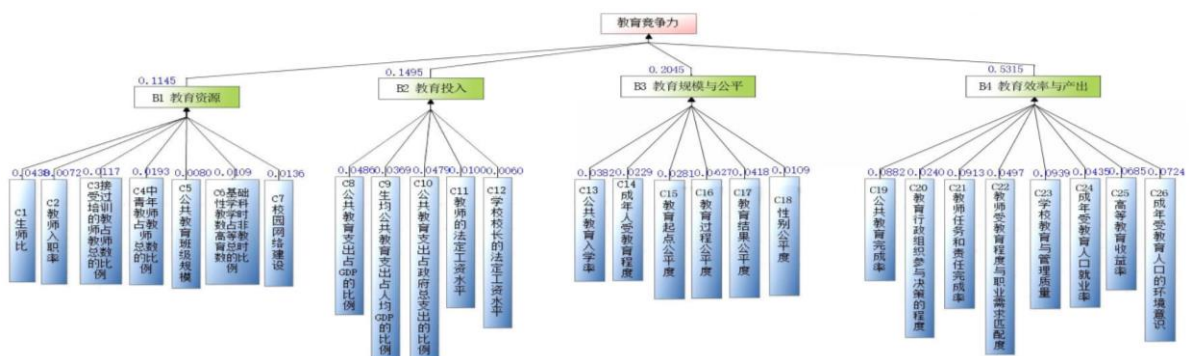


图 1 教育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研究发现，教育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中反映结果评价的教育效率与产出竞争力指标的权重系数最高，为 53.15%，其中教育效率的权重系数为 25.32%，教育产出为 27.83%。三级指标中反映结果评价的学校教育与管理质量指标、教师任务和责任完成率指标、公共教育完成率指标、成年受教育人口的环境意识指标与高等教育收益率指标权重分别为 9.39%、9.13%、8.82%、7.24% 和 6.29%；反映过程评价的教育过程公平度指标权重为 6.27%。以上 6 项三级指标的权重显示度高。专家咨询委员会一致认为，一国的教育效率与产出竞争力水平能够充分反映该国教育竞争力的综合水平；学校教育与管理质量、教师任务和责任完成率以及公共教育完成率指标是衡量教育效率与产出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此外，专家认为随着“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的理念深入人心，教育公平问题已成为“建设教育强国和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关键考量，尤其是教育过程公平越来越成为政府、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焦点。由于近年来国际社会对地球公民环境素养的要求不断提升，成年受教育人口的环境意识已经成为衡量教育产出竞争力的核心指标，并受到广泛关注。

二、中国教育国际竞争力指数（2020）的测算

2.1 教育国际竞争力测算的数据来源

教育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数据来源于《教育概览（2010-2019）—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指标》（*Education at a Glance, OECD Indicators*）、《全球竞争力报告（2009-2010—2018-2019）—世界经济论坛洞察报告》（*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World Economic Forum Insight Report*）、《国际统计年鉴（2010-2019）》、《全球教育质量数据集（1965-2019）—世界银行集团教育全球事务组政策研究工作文件》（*Global Data Set on Education Quality, World Bank Group, Education Global Practice Group,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世界发展指标—世界银行公开数据（2010—2019）》（*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The World Bank Open Dat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数据库（*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Database*）、《成人技能调查技术报告——国际成人能力评估计划》（*Technical Report of Survey of Adult Skill, Programme for the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Adult Competencies*）以及《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9）》、《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19）》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9）》。本研究结合开展比较教育评价研究数据的收集情况，选取了世界各国中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 2000 亿美元（数据源于：*World Bank GDP Ranking, 2019*）且全球竞争力指数（GCI）排名前 50 位（数据源于：*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8-2019*）的 38 个国家开展了国际教育竞争力的比较研究。研究采用 Z-score 标准化方法对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2.2 教育国际竞争力测算的数据处理方法

研究对于这些指标中的逆向性指标：师生比、公共教育班级规模、教育行政组织参与决策的程度、18-24 岁尼特族（NEETs）人口比例、15-29 岁人口文盲率、公立初等教育机构与私立初等教育机构师生比的比率、公立初等教育机构与私立初等教育机构平均班级人数的比率和小学适龄失学儿童中女性与男性的比率 8 项指标和观测点采用了正向化处理。对于这些指标中的适当性指标：25-64 岁人口接受高等教育就业率与中等教育就业率的比率、25-64 岁人口高等教育回报率与中等教育回报率的比率、25-64 岁接受过高等教育人口与未接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收入差距 3 个观测点采用了极值逆向化处理。

根据权重，计算了 38 个国家的教育国际竞争力指数（Educatio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dex, EICI）（见表 1）。

表 1 38 个国家教育竞争力综合指数排序表

序号	国别	教育国际竞争力指数	序号	国别	教育国际竞争力指数
1	瑞士	4.125407983	20	中国	0.214674567
2	新加坡	3.645397621	21	葡萄牙	-0.357886547
3	芬兰	3.412654326	22	西班牙	-0.577865675

4	美国	3.067543268	23	意大利	-0.817655456
5	荷兰	2.654696544	24	俄罗斯	-0.802484306
6	比利时	2.257654488	25	马来西亚	-1.126775443
7	挪威	2.113968116	26	波兰	-1.346532879
8	加拿大	1.956437756	27	印度尼西亚	-1.523586543
9	丹麦	1.745776788	28	印度	-1.638654765
10	瑞典	1.703467434	29	沙特阿拉伯	-1.723467658
11	英国	1.624976479	30	菲律宾	-1.796543336
12	澳大利亚	1.607657865	31	智利	-2.104228271
13	德国	1.453875447	32	泰国	-2.245764285
14	以色列	1.426744332	33	希腊	-2.868624941
15	日本	1.256695575	34	越南	-3.077951578
16	法国	1.221108426	35	南非	-3.286546622
17	奥地利	0.569977658	36	土耳其	-3.306654866
18	爱尔兰	0.346998755	37	墨西哥	-3.687545785
19	韩国	0.238855444	38	巴西	-3.765654549

注：在计算各国教育竞争力相关指数中使用购买力平价换算成为美元（*in equivalent USD converted using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s*）

2.3 中国教育国际竞争力聚类分析

在此基础之上，研究进一步运用 K-平均值聚类法对 38 个国家的教育竞争力指数展开了聚类分析，分为四个类别。具体分类结果见表 2。从图 2 中我们可以直观地对全球 38 个国家教育竞争力的聚类情况进行观测。

表 2 教育国际竞争力聚类分析表

类别	国别
第一类	瑞士、新加坡、芬兰、美国、荷兰、比利时、挪威、加拿大、丹麦、瑞典、英国、澳大利亚、德国、爱尔兰、以色列
第二类	日本、奥地利、法国、葡萄牙、韩国、 中国 、西班牙、意大利、俄罗斯
第三类	马来西亚、波兰、印度尼西亚、印度、沙特阿拉伯、菲律宾
第四类	智利、泰国、希腊、越南、南非、土耳其、墨西哥、巴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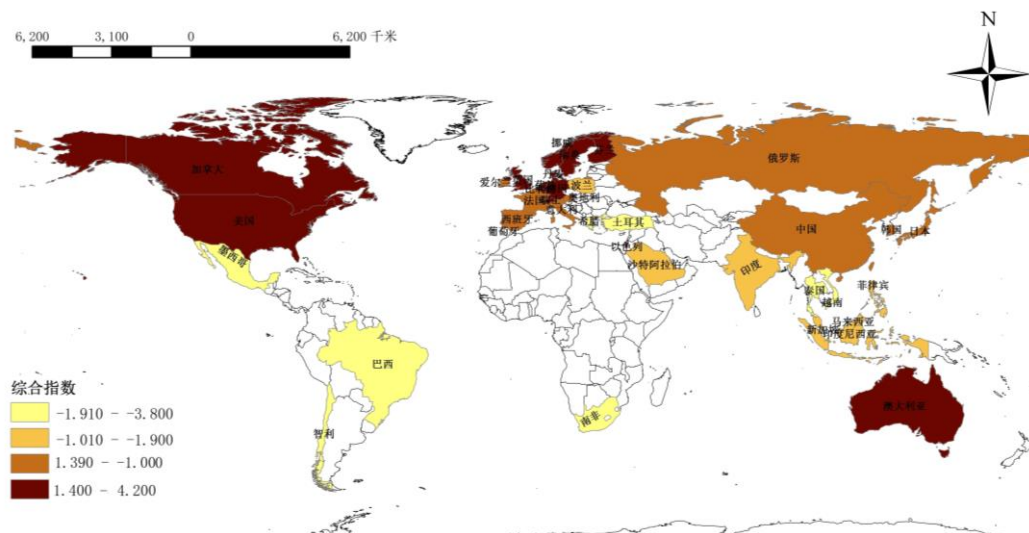


图 2 教育国际竞争力聚类分析观测图

2.4 教育国际竞争力与国内生产总值和全球竞争力指数的相关性分析

我们展开了 38 个国家教育国际竞争力指数 (EICI) 分别与国内生产总值 (GDP) 和全球竞争力指数 (GCI)¹ 的双变量相关分析。研究发现, EICI 与 GDP 的皮尔逊相关性系数为 0.222, Sig. (双尾) = 0.181 > 0.05, 两者没有相关性 (见表 3)。EICI 与 GCI 的相关系数为 0.918**, Sig. (双尾) = 0.000 < 0.01, 两者显著正相关 (见表 4)。我们进一步开展了 EICI 与 GCI 的曲线回归分析, 研究发现线性模型的拟合优度为 $R^2 = 0.843$, R^2 最高, 模型的显著性检验和回归系数检验均为 Sig. = 0, 模型方程式为: 教育国际竞争力指数 $EICI = -19.407 + 0.264 \times (\text{全球竞争力指数 } GCI)$ 。

表 3 教育国际竞争力指数与国内生产总值相关性分析

		综合指数	GDP
综合指数	皮尔逊相关性	1	.222
	Sig. (双尾)		.181
	个案数	38	38
GDP	皮尔逊相关性	.222	1
	Sig. (双尾)	.181	
	个案数	38	38

表 4 教育国际竞争力指数与全球竞争力指数相关性分析

		综合指数	GCI
综合指数	皮尔逊相关性	1	.918**
	Sig. (双尾)		.000
	个案数	38	38
GCI	皮尔逊相关性	.918**	1
	Sig. (双尾)	.000	
	个案数	38	38

** 在 0.01 级别 (双尾), 相关性显著。

2.5 中国教育国际竞争力现状和演变趋势

在开展国际比较研究的基础之上，我们进一步分析了中国教育综合竞争力在 4 项二级指标上的发展现状及中国教育竞争力 2009 年——2019 年发展状况分布图（见图 3 与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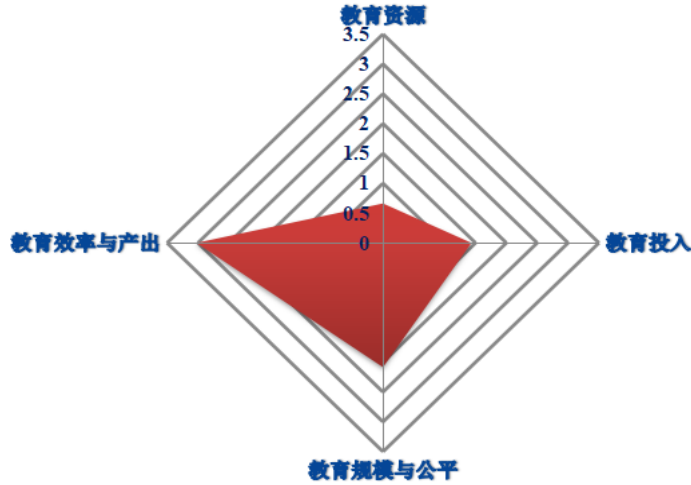


图 3 中国教育竞争力 2018-2019 年发展状况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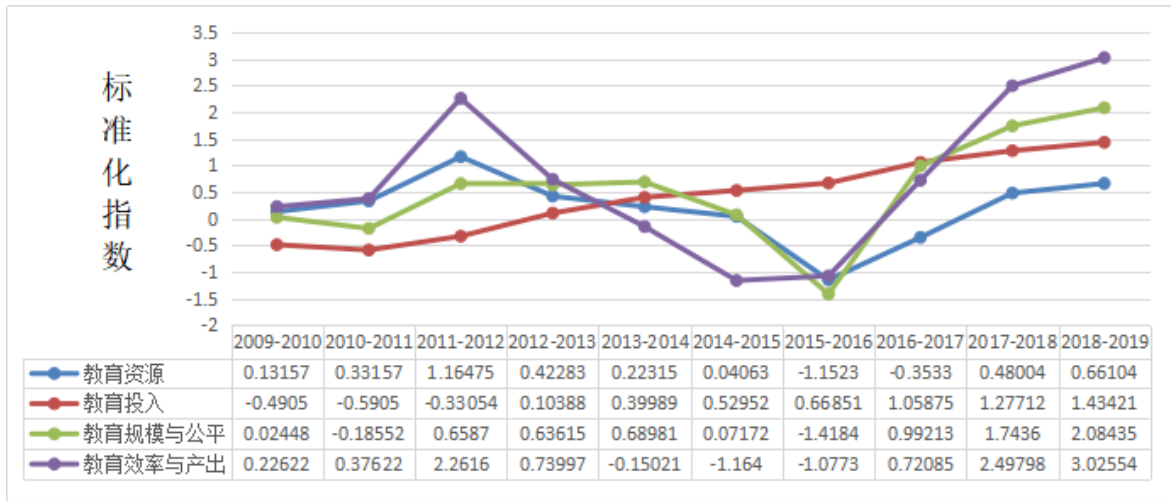


图 4 中国教育竞争力 2009-2010 年——2018-2019 年综合演变趋势图

三、中国教育国际竞争力的现状分析

根据我们对全球教育国际竞争力指数现状分布与演变趋势图表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中国教育竞争力与世界教育强国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但是近三年表现出较好的持续增长性。由表 1 可知，中国教育竞争力指数位于全球 38 个国家中的第 20 位，与排名第 1 的瑞士相差高达 4 个点，与传统的西欧国家、北美洲的两个大国家和

亚洲的新加坡也有较大差距。在亚洲，以色列、日本和韩国的教育竞争力指数位列中国之前，但是差距并不大。由此可见，未来在教育领域与中国竞争的国家分布相对比较分散，但是主要来自西欧和北美。此外，由图 4 可知，从 2015-2016 年以来的近三个年度中国教育竞争力表现出了持续的增长。

(2) 教育投入指数国际竞争力表现出显著和持续的增长性。中国教育投入指数位居 38 个国家中的第 12 位，也是在教育国际竞争力 4 项二级指标中表现较优的一项。研究进一步对构成教育投入指标的 5 项三级指标进行了分析，发现公共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例、生均公共教育支出占人均 GDP 的比例、教师与学校校长（负责人）的法定工资水平等四项指标的指数排名均位列全球 38 个国家中的 14 名之后，仅公共教育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例指数位列第 7 名，显著拉高中国教育投入指数的整体排位。从中国国内来看，由图 4 可以直观发现，中国教育投入指数从本研究的统计年度开始呈现显著和持续的增长性。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 2012 年中国已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4% 的目标，并连续 8 年保持在 4% 以上。但以政府投入为主的教育经费投入结构，使得中国教育因总投入不足造成教育资源缺乏竞争力，影响了中国教育竞争力的综合水平。对比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尽管政府财政性经费依旧是这些国家教育投入的主体，但私人投入的力量却不容小觑。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领域，私人投入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美国、日本、韩国在高等教育阶段私人投入分别占到 GDP 的 1.7%，1%，1%（见表 5），远远高于这一阶段的公共投入。并且，私人高投入并未对公共财政教育投入产生挤出效应，这些国家公共财政教育经费投入占 GDP 的比例仍然位于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以上，多渠道持续的高投入，使得这些国家的教育竞争力位于世界的前列。中国要实现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充足的经费支持是前提，加强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仍然十分必要。

表 5 美、日、韩各级教育投入占 GDP 比例情况

国别	资金来源	初等、中等及非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
日本	公共投入	2.45%	0.45
	私人投入	0.3%	1%
韩国	公共投入	3%	0.55%
	私人投入	0.5%	1%
美国	公共投入	3.25%	0.9%
	私人投入	0.35%	1.7%

数据来源：Education at a Glance—OECD INDICATORS(2020)

(3) 教育规模与公平指数近年来发展趋势向好，竞争力明显增强。通过对构成

教育规模与公平指标的 6 项三级指标的分析发现公共教育入学率指数中，中国与日本、新加坡的基础教育入学率指数并列全球第 1 位，均达到 100%；但中等教育入学率与高等教育入学率指数排名分别位列全球 38 个国家第 31 位和第 28 位，教育起点、过程、结果公平度和性别公平度指数排位也均在 25 名之后。成为显著拉低中国教育规模与公平指数整体排位的主要原因。

(4) 教育效率与产出指数近 3 年来增长速度显著，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但是教育行政组织参与决策的程度指数既缺乏竞争力又没有改善的趋势。中国教育效率与产出指数位居 38 个国家中的第 21 位。其中公共教育完成率、教师任务和责任完成率、学校教育与管理质量和高等教育收益率四项三级指标的指数排名分别位列全球 16 名、18 名、15 名和 13 名，均在 20 名之前；成年受教育人口就业率、成年受教育人口的环境意识、雇员受教育程度与职业需求匹配度指数排名分别位列全球 26 名、26 名和 28 名，均在 25 名之后。

(5) 教育资源不仅缺乏国际竞争力，并且从中国教育竞争力均衡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指标也显著偏低。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教育资源竞争力指数在权重显示度较高的生师比、中青年教师占教师总数的比例和校园网络建设三个指标上均显著落后于这些国家。中国教育资源位居 38 个国家中的第 23 位。其中生师比、教师入职率、接受过培训的教师占比、中青年教师占比、基础性学科学时数占比指数分别位列全球 22 名、20 名、22 名、24 名和 18 名，均在 25 名之前；校园网络建设、公共教育班级规模作为逆向指标在全球 38 个国家的指数排位 31 名。从中国国内教育均衡发展的角度来看，由图 3 可知，在教育国际竞争力的 4 个发展维度上，教育资源竞争力指数明显偏低。

(6) 教育国际化水平明显提升。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世界第二大留学目的国，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国。据统计，2019 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达 70.35 万人，同比增长 6.25%。此外，2019 年共有来自 205 个国家和地区的 54.45 万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全国 31 个省（区、市）的 1004 所高等院校学习。其中，“一带一路”沿线 64 国来华留学生人数共计 26.06 万人，占总人数的 52.95%。同时，中国与世界上 188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教育合作与交流关系，全国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共有 2360 多个。并已经成为本科工程教育学历资格互认的《华盛顿协议》的成员国，中国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显著增强。

四、中国教育国际竞争力的整体判断和政策含义

研究报告分析了中国教育国际竞争力状况及演变趋势。分析结果显示，从整体上

判断，中国教育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强。报告运用层次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测算了 38 个国家 2018-2019 年度教育综合竞争力及其在四个维度上的标准化指数和反映 2009-2010 年度—2018-2019 年度教育竞争力演变趋势的标准化指数。对比分析中国与其他 37 个国家的教育竞争力指数后发现：从 2009-2010 年度—2018-2019 年度，中国教育国际竞争力指数的演变趋势大致表现为 V 型发展状态，并且从 2015-2016 年度开始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中国的教育投入竞争力表现出持续增长性，这为中国教育综合竞争力的整体提升奠定了良好的物力基础，进一步促进了近三年中国的教育规模与公平、教育效率与产出、教育资源竞争力指数的持续增长。

这些分析结论具有重要政策含义。第一，中国政府要高度关注教育国际竞争力最新的评价标准和中国教育竞争力的发展现状，针对例如中等教育入学率、雇员受教育程度与职业需求匹配度、教育行政组织参与决策的程度、公共教育班级规模等显著拉低整体指数水平的指标反映出来的问题，深化教育制度建设，提升教育治理能力，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多措并举，从根本上扭转中国整体上缺乏强大竞争力的格局。第二，中国政府要瞄准中国教育国际竞争力提升还存在的巨大发展空间，保持教育投入、基础教育入学率、基础性学科学时数占比、公共教育完成率、教师任务和责任完成率、学校教育与管理质量和高等教育收益率等目前的优势指标，持续在人力、物力和政策方面提供实质性的支持，关注教师专业发展，打好政策优化的组合拳，既要加大投入力度又要用好存量资源，既要关注效率也要兼顾公平，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第三，中国政府要建立多渠道筹集办学经费机制，增加教育经费总量投入。在国家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背景下，教育经费扩大投入不能只靠财政投入单腿走路，在结合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可适度参考美、韩、日等教育经费政策模式。在义务教育阶段，坚持财政投入为主，而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应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继续放宽准入门槛，鼓励社会力量办教育，综合运用政府各项惠民政策，如购买服务、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土地优惠、金融改革、鼓励捐赠、高校社会服务等杠杆和举措，拓宽教育经费筹措渠道。第四，中国政府要适时根据国际教育竞争力发展的新趋势，盯住西欧、北美和以色列，以及近邻日本和韩国的教育竞争力指数发展水平，坚持开放的发展理念，优化教育对外开放布局，提升教育开放的层次和水平，不仅加快教育国际化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进程，而且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为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教育强国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积极吸收借鉴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经验，促进中国教育参与国际教育分工，推进新的国际教育格局形成。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做出的“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重大决定，是迈向新征程的必然要求，是建成教育强国的客观需要，是推进教育现代

化的重要任务。全国上下要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要求，加快建设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不断提升中国教育国际竞争力水平，加快教育强国建设进程，早日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

¹ 全球竞争力指数（GCI）由世界经济论坛发布，涵盖 12 个二级指标和 114 个观测点，涉及制度指数、公共建设指数、宏观经济环境指数、健康与初等教育指数、高等教育与培训指数、商品市场效率指数、劳动力市场效率指数、金融市场发展指数、技术就绪指数、市场规模指数、商业成熟度指数、创新指数。